

法院周刊

指导单位: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主管主办: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

编辑出版:贵州法治传媒有限公司



贯洞法庭法官在和谐长廊调解一起土地互换纠纷。(从江法院供图)

从江法院贯洞法庭“五心调解”工作法——

写在田埂上的“金字口碑”

在从江县贯洞镇,村民们心里有个共识——遇上解不开的疙瘩,与其在家生闷气,不如“去法庭坐坐”。

说起来,去年秋天那桩事,至今还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德刷村的杨大伯和潘今滚村的陆大哥,一对亲戚侄为了一块田,闹了整整三十年。从父辈口头互换到子辈对簿公堂,最后闹进从江县人民法院贯洞人民法庭。庭长付相丽没急着立案,带着退休返聘的老调解员梁昌学和村里寨老,往两家跑了四五趟。调解那天,两人被请到争议地块的田埂上,脚踩着那块争了半辈子的地,话反而软了下来。陆大哥先伸手:“叔,以后地里有活儿喊一声。”杨大伯攥住他的手:“晚上来家里,米酒给你留着。”

这一幕,恰恰是贯洞法庭“五心调解”最生动的注解。法庭不大,拢共八个人,法官、助理、书记员全是女同志,付相丽笑着说:“我们这儿有一个调解员,是退休返聘回来的老梁。”老梁叫梁昌学,退休前是法院的党组成员,贯洞本地人,俩话张口就来。他每天坐在“从和调”解纷室里,面前永远摆着一壶茶水。当事人一进门,他先递杯子:“来,坐下喝口茶,有事慢慢讲。”有人气鼓鼓地来,拍着桌子喊冤;有人红着眼眶进来,半天说不出话。老梁不急,茶水续了两回,对方的火气也就软了下去。一位侗族老乡后来说:“本来觉得打官司就是上公堂,结果人家先给我倒了杯茶,我倒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了。”

这话听着简单,却是贯洞法庭最实在的办法——“五心调解”:热心、耐心、公心、细心、诚心。几个字不花哨,做起来全是细活。付相丽说,很多纠纷到了法庭,其实已经不是钱和地的事儿了,是心里那口气没出来。所以她们的第一件事,是听。不打断、不反驳、不偏倚,让双方把憋了几年的委屈、牢骚、怨气全倒出来。有一回处理一起离婚纠纷,夫妻俩在调解室里从下午吵到天黑,女干警一句没插嘴,就坐在旁边记,茶水添了五六回。

等两人都没力气吵了,她才开口:“你俩说的我都记着呢,咱们一条一条捋。”最后协议签了,男的站起来说了句:“你们真有耐心,我老婆要是能这样听我说话,我俩也走不到这儿。”

这些话,付相丽和同事们记在心里,也转化成了一套缜密的功夫。法庭把调解现场搬到乡亲们身边——有时在侗寨的鼓楼底下,有时在花桥的长凳上,有时干脆就在有争议的那块田边上。法庭门口有条“和谐长廊”,仿着侗族风雨桥修的,旁边还有一座“和玉亭”,来调解的当事人往往先被引到那儿坐坐。2023年以来,光在这两个地方和解的案子就有一百多件。

贯洞法庭辖区侗族苗族人口占九成五,很多老人只会说侗话,对外来的规矩半懂不懂。法庭就把“鼓楼议事”的老传统用起来——侗族村寨里,大事小事都要在鼓楼里商议,大家围坐一圈,各说各理,最后由寨老断个公道;法庭则把这种形式搬到调解里,把法律条文翻译成侗家听得懂的老理儿。2023年以来,靠着“双语+鼓楼”的土办法,化解了261件纠纷。更有意思的是普法,干警们自己编侗歌、写快板,拍微电影,把邻里纠纷、土地承包、婚姻家庭那些事儿编进唱词里,赶集的时候在广场上表演,侗族大妈们一边看一边笑:“这不就是上个月张家那事儿嘛。”笑完了,理也明白了。

案子实在调解不了的,进了诉讼程序,法庭也不急着判。能调则调、当判则判,但判之前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透。2023年至今,案件平均审理天数23.5天,调撤率56.29%——这个数字背后,是无数个“背靠背”沟通、“面对面”协商的反复拉锯。有一次,一个砖厂告一家建筑公司欠了十笔货款,双方都是本地企业,真判下来,输赢都伤元气。老梁和法官把两家负责人约到调解室,先分开谈,再凑一起聊,来回磨了三天,最后达成分期支付的和解方案,当场进行司法确认。建筑公司老板走的时候说:“这方案比打官司强,我俩还能继续做生意。”

案子结了不算完,付相丽要求团队“回头看”。调解协议签了,钱到没到账?地有没有腾出来?子女按月给赡养费了吗?全部建台账,电话回访、上门走访、微信沟通,一个不落。近三年判后答疑回访182件,推送自动履行告知书269份。一位追讨劳务费的农民工拿到钱后,给付相丽发了条语音,背景音是工地的嘈杂声:“付庭长,钱到手了,谢谢你们大老远跑到四川来。”——那个案子,法庭干警跨省跑了上千公里,三起劳务纠纷全部调解成功。

在贯洞镇,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这几个字,老百姓可能念不顺溜,但他们知道,法庭门口那间调解室有热茶喝,鼓楼底下有法官来讲理,田边地头有人蹲着听他们说话——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,才是贯洞法庭最硬气的“金字口碑”。

法槌声里听民意
——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的三个贵州实践

■ 记者 杨情丽

近日,贵州贯洞、东皇、平坝三个法庭获评全国首批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。三者路径不同,底色如一:贯洞以“五心调解”将解纷搬到田埂鼓楼,热茶侗话融化积怨;东皇以“分调裁执”一站解纷,十一年土地纠纷十日到账;平坝以“3+2”工作法,三天办案、两天走访,卷尺量出通行路。三个法庭俯身倾听民声,把公正写在群众身边,让法治阳光温暖每一寸乡土。

本期,让我们走进贵州大山深处,探寻三个法庭的“枫桥”故事。

习水法院东皇法庭“分调裁执”一站解纷工作法——

事办了,理清了,气顺了

年初,习水县某某村某某组的河滩边,风还带着凉意。习水县人民法院东皇人民法庭庭长杨福财蹲在田埂上,手指捻起一撮泥搓了搓,砂砾从指缝漏下来,存不住一点水分。脚下这1.63亩水田,两丘相连,本是倪家兄弟收成最好的地,如今杂草半人高,石头缝里嵌着十几年前的弃渣碎块,河水浑黄,漂着枯枝。

这已经是杨福财第三次来这片河滩。地的主人是倪某甲和倪某乙兄弟俩,他们递了诉状,要求水库管理人恢复原状、赔偿十一年青苗损失。杨福财翻开卷宗看见“恢复原状”四个字,说了句:“有些事卷宗里写不明白,脚底板踩过才知道。”第一次来,脱鞋卷裤腿踩进泥地里走了一圈,河床比记忆里高出一截,枯水期都能看见淤泥淤出的滩涂;第二次喊上水库管理人,指着弃渣堆问,对方没否认;第三次带上倪家兄弟,站地头问:“最怕夏天那场大雨吧?”倪某甲点头:“一到六月,晚上听着雨声就知道完了。”三趟下来,两个关键事实钉死了——弃渣是人为因素,历年强降雨是自然因素。

这片地被水泡了十一年。2013年夏天,上游水库改造排洪道,施工弃渣堆在河道两岸,汛期洪水一来,渣土冲进河床,一年比一年高,种什么烂什么。2014年水库管理人跟倪家弟弟签过补偿协议,赔了五年青苗费和部分土地款,总共一万三千多块,协议上写明“土地权属仍归乙方”。兄弟俩想着地还能种。一等就是十一年,地彻底荒了。

案子开庭前,法庭组织村居参与

进行多次调解。原告要恢复原状,要十一年青苗全赔;被告咬住2014年协议,说早已了结。过错在谁、责任多大、赔偿按什么标准,按协议算过,按现行征地标准折过,引入第三方评估也试过,每套方案都被卡住。调解笔录做了一摞,始终没弥合,最终开庭。

庭审中争到“恢复原状”能不能实现,杨福财让原告代理人说具体方案——挖低河床、清走弃渣、加固田埂。他问了一句:“挖低河床要多少钱?清运渣土要多少辆车?值不值?”对方沉默了。杨福财向倪家兄弟释明,兄弟俩商量了十分钟,把请求变更为折价赔偿。

判决书写了七页。恢复原状——河滩地客观上恢复不了,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等。责任——弃渣是主因,强降雨是次因,多因一果,水库管理人担七成。赔偿按征地标准折算,1.63亩折价七万一千多元,乘七成,四万九千七百多元,承包经营权不转移。青苗——2014年协议已覆盖前五年,后六年原告实际未种植不予支持。倪某甲来领取判决书,杨福财把判决最后一句念给他听:“虽然按照国家征地标准一次性赔偿完毕,纠纷彻底了结,但土地还是你们的,以后能种了还种,再次冲毁对方不赔了”。倪某甲签字说:“杨庭长,你到地里看过,我知道你没偏谁。”

判决生效后当事人申请执行,东皇法庭要求基层组织查人找物,督促履行情况“款项什么时候兑现?不兑现依法强制执行,限高拉黑、拘留”。没过几天,倪家兄弟反馈:钱到账了。这起案子把“分调裁执”四个环节挨个

走了一遍。前端分流至属地村居调解未达成协议,但三次实地勘验把人为与自然的边界钉在卷宗里;从速裁案件堆里挑出来归到精审,把每一笔账算到了骨头里;申请执行后,没等当事人催,督促履行机制让被执行人在十天内自动把钱拿了出来。四个环节,没有一处掉链子。

东皇法庭辖区四百平方公里,服务近三十万人,全庭八名干警年均办案近2000件。今年1月至7月上诉率同比下降2.47个百分点,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23天,裁判文书自动履行率达71%,执行完毕率和到位率分别优于全市均值21.56和13.32个百分点。分流把案子送到该去的地方,联调把能调的尽力化解,速裁把简单的快速办结,执行把该兑现的兑现到位,一环扣

一环。

获评全国首批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后,有人问杨福财这牌子意味着什么。他说,意味着一份责任,老百姓有纠纷愿意往法庭跑,意味着矛盾不用上交也能在这有个踏实的说法。土地纠纷如此,彩礼纠纷也是如此,把调解挺在前面,能调尽调;调不成的,用精审把理讲透,把账算清,把该执行的执行到位。矛盾不上交,解决在基层,不是一句口号,是八个人、四个中心、上万个案子里磨出来的本事。

倪家兄弟拿到赔偿款那天,河滩上的玉米刚抽穗。十一年被水泡着的日子,总算有了个说法。那两丘田能不能扛过今年夏天的雨,谁也不说不,但至少,事办了,理清了,气顺了。法律给了这家人一个踏踏实实的交代。



巡回法庭现场,东皇法庭把庭审搬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。(东皇法庭供图)

金沙法院平坝法庭“3+2”能动解纷工作法——

脚下沾泥土,案头少纠纷

近日,乡村里的清晨还带着露水,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的法官已经蹲在一条泥土路上,眯着眼盯住卷尺的刻度。“就从这里,往这边让两米五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用碎石子在地面上划出一道线。身后,村民项某和陶某一左一右站着,谁也不看谁,眼神却都落在那道线上。就是这道用卷尺拉出来的线,让两家人堵了几年的心,终于通了。

平坝法庭的辖区,覆盖三个街道、一个乡镇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,17万多人,2000多家企业挤在这片城乡接合部。人口流动快、市场交易活、矛盾纠纷多,案子一个接一个涌进来,法官常年“压力山大”。

怎么破局?平坝法庭的答案很干脆:把“坐堂办案”变成“主动出诊”。

“一周五天,三天集中办案,简案快审、繁案精办,能调则调、当判则判。

剩下两天,法官们走出法庭,走进田间地头、企业车间和群众家中。”平坝法庭负责人杜淳说,这就是法庭摸索出来的“3天办案+2天走访”能动解纷工作法。

项某和陶某是同村同组村民,两家父辈关系很好,陶家当年让出部分土地,与项家共同修了一条通户路。后来项家铺设水管从陶家地里经过,陶家不同意,砍断了水管,两家自此结怨。近几年,两家都想在自家田里修路,可土地零散交错,修路必然占用对方地块。旧怨未解,谁也不肯先开口。陶某一气之下,在共用的路上立起一道铁栏杆,不让项某通行。这一拦就是好几年。项某多次找村委协调无果,最终一纸诉状递到法庭,要求陶某停止侵害、排除妨碍。

承办法官翻开卷宗,心里犯起嘀咕:一判了之,路能通,可心能通吗?



平坝法庭的干警向参加火把节活动的群众发放普法宣传册,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。(平坝法庭供图)

“走,到现场看看!”

头一回进村,两家各说各的理,谁也不让让步。第二回再去,态度松动了些,项某从“不愿让路”松口到“可以让别的路”,可一提到具体怎么让,又卡了壳。

法官没摆下不管。第三回,她约上综治中心主任和村干部,揣着卷尺,又把两家请到那条土路上。

山林里闷热无风。法官蹲下身,把尺钩挂住石坎边沿,让村干部拉着尺头,自己在草丛里深一脚浅一脚地量。“你让一点,我让一点,路就出来了。以后农用车也能过,两家孩子回家也方便,多好。”

量着量着,一条2.5米宽的便道在众人注视下渐渐现了形。项某忽然别过脸,声音有些发涩:“要是能早点协商好,也不用法官陪我们来山林里跑三趟。我还是撤诉吧。”

陶某没说话,转身拎出工具,蹲到那根铁栏杆前。火花溅开,锯开了道路的阻隔,也融化了邻里间积了多年的“坚冰”。

“3天办案”厘清了是非曲直,“2天走访”则把更多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前。

2023年,法庭在审理赵某诉某社区土地流转合同纠纷时,发现该社区东光大棚项目欠付大量农户土地流转费。赵某的一纸诉状只是冰山一角——背后是1391户农户、186万元欠款。法官们揣着笔记本挨家挨户拉家常、问情况,心里有了底,立即向党委政府作出风险预警,并提供了类案裁判规则作参考。最终,186万元流转费全部兑现到农户手中。

从个案透视类案,从一起纠纷看到一类隐患——这正是“2天走访”的核心逻辑。

同样的“出诊”也延伸到企业。法庭建立“一街镇一干警”联络机制,法

官定期走进企业车间,蹲在生产线旁听诉求。针对涉企案件,法庭开通了营商环境绿色通道,2026年审结涉企案件266件。依托商事调解室,整合商会、白酒协会、金融机构等调解力量,构建起“诉前调解+司法确认+快速裁判”的一站式纠纷化解模式。2024年以来,已为企业提供服务240余次。

对婚恋家庭等容易引发“民转刑”风险的纠纷,法庭采取“一案三访”——访村(社区)干部、访左邻右舍、访近亲属,把纠纷根子摸清。确有风险的,立即向县综治中心推送信息,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。近三年来,辖区无一起“民转刑”案件发生。

针对金融借款合同等多发纠纷,法庭通过类案串并分析,找准问题症结,向金融机构发出司法建议,督促加强贷前审核和释明,从源头防范风险。同时精选典型案例到村社开展巡回审判,组织群众旁听,实现“审理一案、普法一片”。

数字见证了这场“主动出诊”的成效:近三年,法庭审结案件1336件,平均审理天数27.5天;调撤率达55.69%,各项指标均优于区间值。案子少了,矛盾小了,群众的气顺了。

2023年,平坝法庭“3天办案+2天走访”解纷工作法被评为全省第一批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先进典型;今年5月,最高人民法院命名全国首批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,平坝法庭名列其中。

从“坐堂办案”到“出诊把脉”,平坝法庭的法官们用三天专心断案,用两天丈量民情。山林里那把卷尺量出来的,不仅是一条便道,更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在乌蒙山深处最质朴的刻度,它写在每一次走访的泥土里,写在每一条丈量出来的“和好路”上。

普通群众 耐心调解 依法维权